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宋　家鉉翁　撰

閔公　名開一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以惠王十六年立是歲齊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公穀皆以為繼弑君不言即位其說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耳此論不為不正然春秋不書即位之意隨事而見不可執一例而求也閔公所以不書即位直以其非嫡非長越次而

立是以削其即位非為繼弒而不書也何以言之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夫人之子而受命於其父其立也未為無所禀般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令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也春秋不書即位端以是故及閔見弒魯大臣復不禀命於王扳僖而授之以國由成風私事季友友秉般啓後先見弒擁僖以為君既非父命亦非王命春

秋是以亦削其即位而不書與閔之不書同義及文公之立乃書即位者不惟受命於父王實命之耳文元年王使叔服會僖公葬又使毛伯来錫公命既葬其父復命其子以君魯此受命於王而得立春秋與之以即位者也及成公立八年而後得錫命為其少也故乆而後錫其餘雖無王命而以父命得立春秋皆與之以即位惟昭公之立上無王命下無父命而春秋特書即位者是有深意不容以例言也義見昭元年

齊人救邢救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或曰莊二十八年荆伐鄭春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今狄伐邢春秋書齊人救邢夫救事之善者也而皆人之春秋其有譏乎曰然春秋之於救也善其救之力而每譏其救之緩前日齊侯率二國救鄭救之緩鄭幾亡今邢有狄難齊能救之春秋所與也而救之不力又春秋所譏也狄在當時雖種類甚繁然非若荆楚之盛强所以敢於憑陵諸夏正以方伯連師

未有能明義盛兵一大創治之耳自齊桓之興狄宜知所憚而睥睨邢衛將為必取之計桓以偏師具文而往何能使之震讋而遠遁故自是狄躪邢覆衛肆其禍賊乃已及二國既亡然後為之遷為之城邑若救之於狄患方至之始乎是故春秋譏其救之不力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来歸

案左氏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

以待之是時閔公幼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復之耳
木訥謂左氏先書季友奔陳今乃云請于齊而復之
為前後相反以為因落姑之盟與季子来歸文相連
屬左氏强合之木訥好排左氏而當時事實不容盡
廢也蓋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
諸大夫奉齊意而立之既又從國人之望請於齊桓
而復季友必請於齊桓者以慶父在齊懼其以讒說
先入故也季友不得齊桓之名亦安敢遽歸故落姑

朝盟而季子暮至此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於齊而復之何疑木訥以為慶父順國人之欲而復之非也閔公之立非慶父哀姜之意故作難於後孰謂慶父而能請復季子乎或曰慶父之入當在何時而齊仲孫之來已有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乎曰經傳不載愚竊意齊桓因季子之歸亦遣慶父自齊還魯並執國政其在此時乎慶父之奔也春秋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書其歸也書之

喜其歸也是故特書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著者也然不可執此為例

冬齊仲孫来

公穀皆以仲孫為慶父繫之齊者外之也左氏以為齊遣其大夫来省魯難且具載仲孫與齊桓相酬荅之語藹然仁人之言魯國實受其賜是以春秋嘉之字而不名左氏所紀者乃其實也仲孫之来不稱齊

使以齊桓本使之因事覘國而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是故不以使書而仲孫秉義據正遂其君於善以存魯國是故嘉之而不名與季子高子皆以字書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遷衛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彼之

附庸弟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或曰許其霸而屢貶之何哉曰責備賢者之道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遷入祧廟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之喪未除時别立廟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書以示

譏愚謂此一書而再譏者也禘必除喪而後舉行今
未除喪而禘故曰吉禘言未可以吉而吉公羊之說
是也又禘禮當舉行於大祖廟今禘於莊公將屈大
祖羣廟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悖於禮
者也若特禘於莊而不及太祖羣廟烏在其為審禘
昭穆乎此又失禮中之失禮春秋所譏其在是矣若
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春秋至此
有不暇譏而聖門平日議論亟言其不可者也禘之

為說鄭康成所言與趙伯循不同康成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禮趙伯循引大傳為證則禘非諸侯禮特魯以成王之賜而僭用之耳木訥著論謂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又曰諸儒不稽禘祫之義謬曰天子則禘諸侯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天

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間廢一祭天子當禘不當祫則天子亦間廢一祭是天子諸侯五年始一祭也此皆木訥之說使木訥別有援據以為之說則可以自異於諸儒其所言亦只本之鄭氏鄭氏每以讖釋經亦未足多據也夫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謂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

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感生帝也此本之讖緯周人木德配靈威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朱訥所謂郊天而禘其祖之所自出以配天者本諸此也此合郊禘而為一者也趙伯循之說則不然其言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虞夏商周皆然而周家則以后稷為始祖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帝嚳以后稷為之

配此王者之大祭其說以為鄭氏見祭法所說禘在郊上謂禘為郊之大者故其言如此而不知禘自禘郊自郊禘特用之太廟以尊事其始祖之所自出非郊也郊天禘祖自是二事不得合而為一伯循之論既出而康成之言幾於廢豈不訥猶未見之邪只如明堂位所言魯用天子禮樂孟春祠帝于郊季夏禘祀周公于大廟郊之與禘固别而言之豈得幷稓郊禘為祀天之大禮歟此姑置但木訥謂禘祫之禘天

子諸侯皆得通用愚意其亦本之鄭氏耳鄭王制註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夏殷禮四時祭有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人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是而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鄭注之見於王制者鄭既以大傳不王不禘者為郊天之祀則宗廟之禘郊天之禘兩禘相混而無别木訥之誤亦本諸此耳但謂

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明年乃禘自是之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祫者因魯禮而言也夫豈周家盛時之禮又如襄十六年穆叔如晉言齊故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此亦衰世之僭禮魯既僭之而晉亦僭之以為諸侯皆得用禘必非平世之令典不足引為證也若夫不王不禘則禮之大傳乃明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所言與大傳同

而周頌雝篇乃禘于大祖之樂歌其辭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豈諸侯祖廟所得而歌乎觀乎雝篇而知禘非諸侯所可僭用魯以成王之賜而用之於周公廟耳謂禘為天子諸侯通用之祭斷斷乎非篤論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大率謂魯之郊禘為僭先儒既辨之審矣愚今所言特以木訥之僻論頗為人惑不得不為之辨郊之與禘乃禮中之大節目亦學者所

宜講也訥又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祖之廟百世不毁而三昭三穆二昭二穆之外則迭毁故其外曰壇曰墠三年一祫則合壇墠之鬼而并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有所謂配所自出之帝者如商於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則審禘而祭之故曰禘但所自出之祖惟天子得祭之諸侯不得祭也今魯人以周公為始祖而以文王為所自出之祖蓋僭禮也如使諸侯而皆得用大禘之禮則姬姓之國皆可以祀文王

異姓之國皆得以推其所自出之祖而祭之大傳不王不禘者幾為虛語聖人制禮必不若是之無等也論至是諸侯得祫不得禘亦明矣不然別當有諸侯禘祫之禮不僭祀其所自出之帝不歌雝而後可耳

餘義見文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諸大夫奉齊桓意而立之既而季友自陳來歸慶父亦自齊

亟返共執國政其弑般之罪猶未暴白於魯國故得無討而慶父怙惡不悛復與哀姜共弑閔公實欲篡有魯國而齊桓不之許且將治其弑君之罪於是皆懼而逃慶父之誅桓公實誅之也季友身為大臣受魯莊託孤之寄子般死不能救閔公死又不能救其志則在於立僖公也初成風聞卜楚丘之繇知季友將世秉魯國之政私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以僖公奔莒聞慶父已逃而後立之季友之報成風厚矣

擁僖公忠矣其如莊公託孤之寄何哉嗚呼閔公始立為落姑之會請復季友次于郎以待其歸正以強臣在側懼弗克自全惟季友是依閔卒以弒死季友奉僖公而立之受上賞執政於魯閔公不負季友季友實負閔公悲夫閔不書葬穀梁曰不以討母葬子也義見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案左氏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慶父所以弒二君欲簒國耳君已弒乃與哀姜俱奉身亟逃若不可一朝居者彼非有憚於季友也聞齊桓之怒知必不免是以不敢迹州吁無知之轍遽爾出奔不然彼忍於弒二君何憚而不為簒乎齊桓之伸霸討自入春秋以來始見耳是故聖人予之嗟夫姜氏於慶父君夫人也嫂也慶父於姜氏臣也叔也始由嫌疑之不謹馴致亂倫犯分手弒二君謀簒不遂君母與公子俱

逃魯大亂國幾亡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或曰般閔之弑賊皆討矣而春秋不正其弑君之罪何哉曰此哀姜慶父之所為也在哀姜為以母戕子在慶父為以臣弑君將以慶父為戮乎將歸獄哀姜乎此舊史所以不容直正其事而惟以公薨書至聖人修春秋於公薨之下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哀姜慶父之罪始無以自隱矣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者也非舊史書之聖人為之諱之也○胡氏引

父攘子證為喻以為春秋為魯國諱弑君且有及於五服相容隱之事愚細思其說實未可通蓋攘羊者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徒而證羊者魯人也史臣則有司治攘羊之盜者而非子證其父也若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子為史臣而書其父之罪乃得為證攘羊矣春秋為魯國誅討亂賊而以為暴揚國惡必無是理也此其義甚明不待智者而後識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以不名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又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或曰自魯國有難齊使再至於魯仲孫之来曰齊仲孫来高子来曰齊高子来盟皆不以使書若二子自至云云者何哉曰此春秋所以

錄二子亦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大夫之出疆者皆能納君於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因使之覘國而仲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為對不惟存魯於亡又能納君於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卒甲與俱至人疑其將不利於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以其甲城魯魯於是始定而亦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以失指為怒反因是而伸哀姜之討即慶父於戮有以見桓公善用人樂從諫始而覘魯卒而存魯利欲

不足以蝕其本心霸之猶有德者也然二子之來不以使書而稱字以貴之貴其能納君於善不媿大夫出疆之義也或曰二子不以使書桓公其無貶乎曰始者因人之亂而窺覘其國公之本心固不能純乎義春秋寧無譏卒而因二子之言以鎮定魯國返之於義又聖門所許自是而往無譏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侵邢桓公用管子之諫出師以救之春秋屢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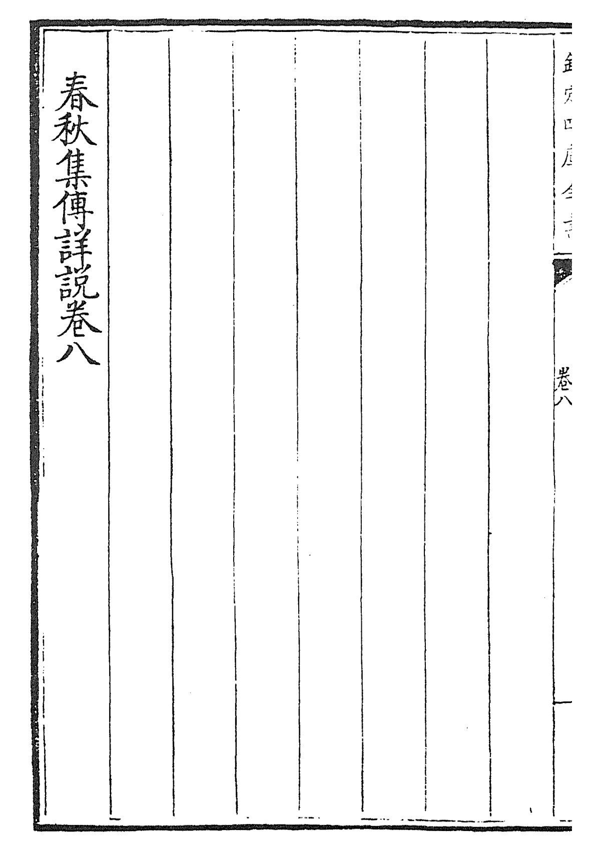
邢善其救也狄伐衛齊不能救衛遂亡比事而觀愚以為春秋有譏于桓也或曰力之不足奈之何哉曰桓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禦狄非其力之不足也桓有憾於衛所以救之者不能如邢故耳雖然衛大國也每不出諸侯下今也狄一攻之遂亡由大本不立亡形先見其來非一日矣詩於邶風而存新臺乗舟等篇於鄘風而列牆茨鶉奔之刺繼之以定之方中狄滅衛宗社為墟而營新國焉龜山楊氏推原衛國

禍亂之所從始以為釁於晋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義又見救邢城邢

鄭棄其師

此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平日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取其素所惡欲遠之而不能者而使之禦狄是棄其師也匪惟棄其師抑棄其國也左傳與鄭風清人序所載畧同此鄭文公與公子素之所為春秋書鄭棄其師不責髙克而責

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為不足責也



春秋集傳詳說卷八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齊桓公二十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

公諱畧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據經狄伐邢齊人救之不謂邢爲已滅左氏曰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邢蓋潰而未滅也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而春秋書次于聶北救邢猶若爲緩譏在次也使桓公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衛之亡也狄既入之毀其宗社國君死焉謂之非亡不可邢則其君尚

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美其救褒其城不沒其實也若城楚丘則書法異於是譏其城之緩也義又見城楚丘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以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有罪非父母家所得而討其說未為不然但姜齊女也前日文姜弑夫所以終于無討者挾齊援耳今哀姜與

慶父比而戕二君亦挾齊援耳齊若不討魯烏得而討之然姜所戕者齊之甥也而姜則桓公之兄女也今桓公以甥故而治其姪以子故而致辟於其母義雖無爽實齊魯之家事也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司寇所以處王命之殺而後可殺不得專也下文喪至夫人去氏此不去者不與桓公以專殺也 義又見敗邾師

葬哀姜

楚人伐鄭 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及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荆革號為楚有自來矣及是始聞於中國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漸盛為中國憂也論者於荆人來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令彼革其始封之號而以兵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而人之可乎或曰彼更號僭也春秋因而與之何哉曰非與之也是亦狄之而已矣中國諸侯之始封也莫不受命於王未聞有私立名號而自稱於國中者惟夷狄則不然見之經傳有所謂玁狁獯鬻昆夷趙囊驪戎白狄之類

豈必三代之建國楚之革號亦若是而已矣彼以夷自處春秋因而夷之不以責中國諸侯者而責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案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經言其會傳言其盟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問其憑陵之罪召陵之師權輿於此是故春秋皆爵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氏謂邾人既送哀姜于齊齊人殺之邾於是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人要而敗之則其責在邾服虔云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内邑無故而敗其師其責在魯二說不同愚以一時之事而觀其曲在魯出以為外主入又同檉之盟曾幾何時遽敗其師春秋繼檉之會而書公敗邾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杜氏謂僖公以邾人送姜氏于齊為齊所殺是以親將而敗其師愚謂哀姜與慶

父比而弑二君魯人疾之之深必不以姜氏之死致怨于邾杜氏以傳言僖公請姜氏之喪而葬之因為此說非其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氏先書季友以賂求共仲于莒至是又書莒人來責賂豈求之無厭遂至於戰乎愚觀春秋書法斯戰也責在莒陳人之殺州吁蔡人之殺陳佗為鄰國討賊也今魯人以賂求共仲仲既即刑而莒復以兵至

辭曰責賂其無陳蔡之風矣春秋嘉魯之能敗莒是故敗師獲拏莒無義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為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或曰有譏於魯奚其譏齊人之殺姜義之不容已也僖公之請其喪恩之不容已也善乎劉氏意林之言曰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情請之是魯之不忍也

而不可通乎春秋故去姜氏以見意焉又曰文姜弑夫雖臣子皆得絶之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仇母唯霸主得行焉耳愚謂姜氏固有罪然乃齊魯之家事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天王所以處乃若僖公請姜氏之喪葬之以夫人之禮厚於嫡母所以為孝也是故春秋與之義又見葬姜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曰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耻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於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公之耻其責望霸主之意甚大得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衛為專封則愚之所未喻夫邢衛皆周家之建國今為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若夷儀楚丘乃邢衛故土齊桓

城而遷之此方伯職分之所當舉奚專封之有哉此公羊之舛妄而胡氏深有取焉以為伯者擅天子之大權專封亡國其不然歟城楚丘不曰衞楚丘衞未遷也邢遷而城衞城而遷故書法不同但與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丘則其辭甚畧以其緩於城衞而少之也狄入衞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為會諸侯城楚丘衞先亡而後城邢後亡而先城用是見桓公於

二國有厚薄之間春秋明大公以垂法邢衛同時滅亡而桓公所以救衛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畧各之以見意學者觀城邢城衛書法之詳略而識脩經之旨矣胡氏謂桓公封衛衛國忘亡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而春秋之法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故無美辭論則高矣矯枉過正亦甚矣聖賢之治天下莫不皆有盛德大烈垂之當時被之後世但本乎道純

乎義不為近功淺利是謀耳霸者行事固不可望之以此然存三亡國乃其職分之所當為槩以功利目之其無乃非經意之所在歟且救邢城邢再三書以美之何獨於救衛而鄙之以為功利廢而不錄乎此為齊人施於邢衛者有厚薄公私之不侔故以一詳一畧而見襃貶亦責備伯者之道云爾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不當以夫人禮葬春秋葬哀姜書

僖公之能尊事嫡母也齊人自伸其霸討魯人自喪其嫡母義與恩各不相掩是故春秋録之與敬嬴襄仲弑嗣君出嫡母歸之於齊者其事實霄壤之不侔矣吁若僖公者其處父子兄弟之際亦可謂賢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諸儒多從其說但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克其要害之地而書為滅者且虢之亡尚在數年之後此先

以滅書與其他書滅特異豈無其故嘗攷之紀載虢有二國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其一虢先亡今所存者下陽也公羊以為其君在焉謂虢公都下陽下陽滅而國從之義其在是乎虢公為政於周天子之三公也今一旦為强暴所伐假道於虞以掩其不備襲而滅之故其亡也速傳者謂虢公奔京師非奔也復于其位聽王所以命故不言奔凡書滅亡國之善辭罪在滅之者虢之滅書滅虞之滅不書而書執虞

有致滅之道也或曰虞以賂故坐首惡是固當然晉實滅人之國晉其無罪乎曰晉自簒國以來猶未登春秋之簡牘今以滅國之故始書之以著其罪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三公是謂無王春秋書滅於前書執於後討晉也是雖討晉而王有責焉齊亦有責焉狄滅邢衛而齊桓救之以其為同盟之國也晉滅虞虢皆姬姓之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霸主以救霸主亦復視非已責自是四年而虢虞并亡春秋於城

楚丘之後而書虞晉滅下陽責齊桓之不能救也周室東遷諸侯恣擅曲沃武公以支宗篡晉負恃強大并兼諸小國以自廣詭諸繼之是為獻公光恃滋甚連虞伐虢道虢襲虞執天子上公而有其土實周之叛侯王誅所必加而不以赦者也愚謂桓公當率諸侯奉辭以伐之縱未能致詭諸於戮而虞虢猶可存也今但知邢衛為已之同盟而當救置虞虢不問愚以為春秋於桓有責也義又見五年晉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来至也公羊說同江黄楚之與國今慕齊桓之德聲而遠至胡氏謂二國来定盟楚人失其右臂者是也桓公伐楚之計至是始決召陵之師豈輕易嘗試而僥倖萬一者哉

冬十月不雨并見明年正月四月不雨六月雨

楚人侵鄭下幷見

或曰會于檉謀救鄭今楚人比歲侵鄭會而復會師之不出何哉曰自東遷至今歷四王夷狄內侵莫之能禦諸侯僭叛莫之敢詰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奉王命伸霸討孳孳以伐楚為先務可謂躬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霸業所為獨優也明年楚又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救而為譏於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榖梁曰十月不雨正月不雨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六月得雨曰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也春秋書不雨見於莊三十一年文十年十三年有累月不雨而一書者有一時不雨而一書者書之頻以僖公勤雨閔雨而為之書也總一時累月而一書者以莊與文無意於民不念雨也魯僖在春秋之世雖無赫赫可紀之功而

見之於事者温雅平實猶有周家盛時氣象如勤雨閔雨務農重穀與詩頌有駜泮水閟宫所述其氣象可以想見是故聖人獨有取焉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令廬江相望絶遠徐人以師取舒蓋越國千里而後至其地雖取之而未能有之以舒服屬於楚得之而不能守旋復棄去是以不書滅謂之非取不可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

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葢受命於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為謀審矣葢算無遺策而後動是以春秋貴之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言諸侯之睦於齊

可用之以臨大事也善乎齊桓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桓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謹書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案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于梁丘諏詢其可而諸侯皆不預也今將出師復與宋公為陽穀之會而諸侯無預議者其鄙我豈不甚哉或以為亦嘗召公而僖不能往使季友為此行若然則其責在魯非桓之責矣是行乃中國夷狄交兵之始魯望國而不得預其議魯之耻也季友

涖盟欲何為哉愚以為春秋有譏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所以安中夏

攘夷狄功之大事之偉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

管之歎亦專為是左傳乃謂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

之而未絕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

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怒而發其伐楚乃侵蔡之遂事殆不然也盖齊距楚南北相望數千里摟諸侯動大衆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使屈完如師乞盟未戰而氣已索於是齊桓兵不血刃坐收攘夷之功此桓公管子所以熟謀豫圖萬全而後動非因蔡潰而僥倖萬一以為此舉也是時

狄氛起於北楚䂂張於南桓公救邢存衛少遏狂狄之鋒而楚之驕盈日以滋甚謂僭王為未足而革號為楚謂服蔡為未足而放兵伐鄭至於再三諸夏延頸企踵望齊桓之伸威於楚人莫不有是心也一旦合七國之師涉其境而問罪焉其事甚難又能以不戰服人雍容紓徐受盟而退此春秋之所甚貴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或謂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王命擅合諸侯春秋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是不

然齊自始霸事之大者皆以王命行之是役也責包茅之不貢問昭王之不復皆以王事為奉辭必其禀命而後行特史氏畧之耳既侵蔡遂伐楚紀其出師之次第其不為專伐譏歟

次于陘

或曰侵而伐計也伐而次其亦有所畏而不敢遽前歟曰蘇氏之說得之其言曰桓文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

城濮晉文公退三舍而避楚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復戰方晉退而楚亦旋則文公安用更戰由此觀之桓文之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蘓氏立論平實深得桓文之用心故備錄焉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之世以城下盟為諱桓公既許楚盟乃退師而後及之盟盟之以其禮也胡文定曰齊師雖強桓公

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或謂屈完來盟于師與成公三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畧相似其同歟否歟曰召陵之盟不戰而服楚者也袁婁之盟齊戰敗而乞盟也不戰而服上也故書來盟見其心服而求盟戰敗而後乞盟力屈而非心服也故書法之輕重詳略如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

執鄭詹與其執也執鄭國之佞人也執陳轅濤塗不與其執也轅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從而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或曰何以見春秋之或與或否曰執鄭詹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鄭詹執轅濤塗繼書伐陳者再見春秋之不與齊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愚於伐楚之役而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狭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巳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仁聲暢於遠近小大具孚

遂率之伐楚楚服其罪以諸侯之睦於齊也還自名
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轅濤塗從伐楚而有功者也
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
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陳先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
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識量淺
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
責楚以尊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

於會本以救鄭未幾而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燄正由驕心易生諸侯之睦者漸乖合者漸離楚得以窺其間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業浸衰矣惜哉春秋於其伐楚也爵以褒之於其侵陳伐陳也人以貶之其著義明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公羊曰殺世子母弟

直稱君甚之也愚謂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於左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以為大仁之賊過矣晋獻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為身後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孤突先友於是時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以行太子之禍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及今難作乃曰我辭姬必有罪是太子猶可以有言於君而不言

以陷其父於惡豈其情也哉此蓋傳者紀載之浮辭諸儒信為事實故疵世子以為賊仁夫獻公狠疾人也所以陷溺其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天倫之愛至是泯滅而無餘夫豈一聞申生之訴幡然為之悔而致姬於罪者乎先正蘇公論扶蘇戾太子事謂始皇武帝鷙悍忍於誅殺為之子者知必無可回之理故寧死寧動兵而不敢以請是得其情矣戾太子不足言扶蘇之事有類於恭世子故因蘇公之論而發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失夫之道矣愚謂甥見於舅亦人情之常而春秋書曰來朝其子必魯君待甥之禮僭於其父是故有譏夫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而况未爲世子用朝禮見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此叔牙之子也大夫非其君命不越境公孫茲娶婦

于年假公事以行春秋書以貶之亦防微杜漸之意

叔孫自此始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穀梁子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不信而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

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止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左氏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氏註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二傳不同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於世教左傳之說愚有疑焉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經而言尊王也以傳而言蓋定世子之位定世子亦所以寧周而其事乃有不然者傳曰鄭伯將如會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懼不朝於齊乃逃歸杜氏謂惠王將廢太子而立帶恨桓公定世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審

如是則惠王之不君甚矣而世子所以事其親無乃有未安乎夫率諸侯會王世子必請於王王許之而後如會有父在焉世子烏得而外交諸侯乎世子外交無乃非春秋所許乎書會王世子于首止無譏也春秋無譏則世子之會諸侯乃王命也王果有憾於桓公定世子之位何必召鄭伯而使之逃盟一鄭伯之逃盟於周世子之定否若無大相關王必使鄭逃之於王之私亦復何有愚不知杜氏有他援證乎或

臆度而為此說據經不見有此義也只當從穀梁之說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惠王之於齊未必無遺憾焉子頽之亂齊既霸而不能納王納王者鄭伯虢公也自召陵而返齊志既驕率諸侯伐無罪之陳且執其大夫惠后陳出也能無忿於齊乎王所以名鄭伯使之叛齊意或在此未必由世子出盟諸侯之故後人因子帶之亂傅會而為之說若世子不禀王命出會諸侯是為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春秋必當有

貶令是會無貶故疑杜氏之說不然或曰鄭伯以王
命之故不與首止之盟春秋以逃盟書何罪之深耶
曰君能制命為義齊桓會諸侯朝王世子尊世子所
以尊王命也而惠王以私怒諭鄭使之叛齊所謂制
命之不以義者也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
待既盟乃去夫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之私命逃
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書逃著其自逃王不能使之
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左氏謂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愚謂召陵之役江黄實張犄角之勢江黄之睦於中國非楚之利也故滅弦以犯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黄以為之聲援弦必不亡而黄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書滅國必曰某滅某國其國君奔某所或見執必書滅而後書執今虞虢之亡皆變例而書豈無其故案左氏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取虢下陽春秋不書取而書滅又五年晉滅虢師還襲虞滅之如傳所載虞虢之滅皆在五年是歲春秋不書晉滅虞虢但書晉人執虞公二國之滅有其義而亡其辭傳之所載其有未盡信者歟諸儒皆未有確論木訥謂虞虢皆冢内諸侯下陽虢之采邑曰虞曰虢如周公祭公

耳虢非國也虞晉滅下陽是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虞也以地言之重在地以人言之重在人不得其地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既執其君則其地舉矣故書執虞公其實皆滅也木訥之說辨矣謂執其君其地舉者近之謂虞虢為寰内諸侯之有采邑者則非也諸書所載虞虢皆成周初年之建國虞乃大王之子虢亦文王之弟其始封甚明豈得謂之非國葢虢有二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一封於東一封於西一在

上陽一在下陽春秋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以别乎上陽耳意者虢公居於下陽先為虞晉所破下陽既破而上陽亦從之亡與或以為上陽之亡在春秋以前此則未見明證傳者以鄭莊嘗言虢叔死于制疑為鄭所滅耳若虞公者外為諸侯入為天子三公者也晉詭諸以簒弒之餘孽用詐計逞兇暴滅虞而執其君是執天子之三公也春秋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執天子之公其罪大於滅國故舉其重者而言而

虞公受賂致寇自底滅亡其罪亦并見矣胡氏乃謂虞公貴為諸侯身為獨夫書晉人執虞公執獨夫之辭必若此是聖人與晉以滅國滅國且不可而況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之三公者乎春秋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所以討晉人執天子三公之罪論者專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或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與此同乎否乎曰否戎夷狄也春秋待以荒服之道無深責晉侯滅同姓執天子之三公不惟滅國且有

犯上之罪是當討而必不可赦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桓公之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以至出師皆以鄭故鄭當一意中國勿復萌他志可也乃於首止之會逃盟以歸彼豈共於王命疾馳而去

惟恐或後者蓋其心以為齊之強不若楚楚之伐近
而易齊之救遲而難是以勇於叛華不復顧逆順之
所在蓋中國之諸侯首叛者齊之伐之義所不容已
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楚欲救鄭而不敢乃圍
許以救鄭齊侯復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
亦義也移伐鄭之師以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
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美其救之之速而許賴以
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

者幾散令而救許伐鄭伐其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丘之會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而桓公自其以兵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強楚憑陵之燄義之所不容已也春秋人之何哉前日爵之今日人之謂春秋無責不可也申侯者楚産也而仕於鄭背濤塗之忠告以自結於齊因是有虎牢之獲此以詒受服者也齊桓一受其譖

陳人惡之鄭人疾之而申侯者始無以自容於鄭矣今齊師壓境鄭乃巧為辭說而歸前罪於申侯必曰申侯楚產而勸鄭以從楚殺之以求說焉齊侯果為之退師吁信申侯之譖而罪濤塗者齊桓也信鄭人之讒而殺申侯者亦齊桓也明知申侯之無罪而以是為退師之名齊亦鄙矣故春秋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此郳黎來也與邾同所自出始受王命列為子男之

國是以來朝自周之東諸侯以簒弑得國王不能討因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幷兼宗國以賂獲封比及其死姓名不登於簡牘不與其封也郳小邾後先得封春秋皆存而不削傳者謂其從齊伐楚有功是故春秋録之學者觀乎此見聖人黜陟之大公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於里丕之死則又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公羊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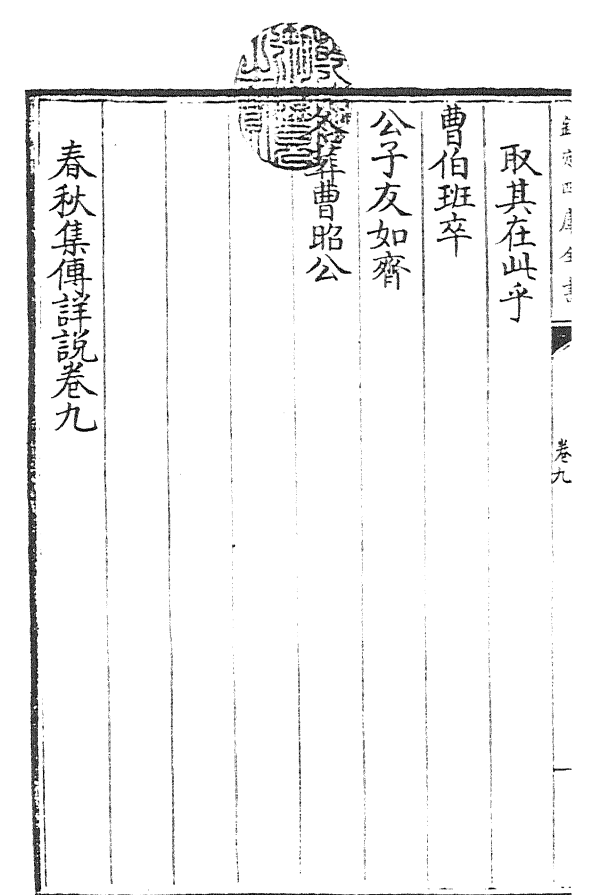
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愚攷之經稱國以殺者多矣不皆無罪有衆人殺之不皆出於其君者亦有稱國以殺而非累上者不可以一例拘蓋春秋所惡者諸侯專殺大夫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又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申侯背濤塗之忠告而諂盟主以得邑陳人疾之鄭人忌之誣以其罪而殺之申侯固有罪而殺之者不以其罪春秋不與也觀濤塗所以見執陳所以受侵與申侯所以受虎牢之

賜而殺之是否可得而知公穀之例不必拘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案左傳是會也謀鄭以鄭未服故然子華以聽命於會則有服之漸矣管仲言於齊桓曰招攜以禮懐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懐齊侯脩禮於諸侯受其所貢天子方物而歸之於周諸侯於是知事上之禮鄭子華欲去三大族而為内臣於齊管仲極言不可桓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

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子華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宗國其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是冬鄭伯請盟嗟夫管仲可謂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令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是以甯母之會聖人爵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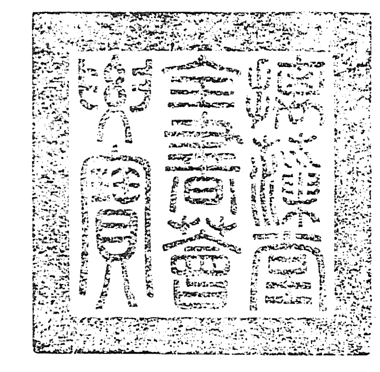
取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葬曹昭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九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 臣 王坦修

校對官編修 臣 李光雲

謄録監生 臣 吳紹恩

謄録監生 臣 單可[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説卷十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二 是歲惠王二十五年齊桓公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案

左氏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為此會以定王位故王人下臨盟于洮以王事而盟也或曰春秋王朝公卿出會諸侯者同會而不同盟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諸侯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王臣皆不與盟特以王命監臨之耳今王人與諸侯同盟其可乎曰此以王室有難會而盟辭曰以奬

王室王事也春秋無譏故皆爵自是女栗雞澤翟泉

則有譏

鄭伯乞盟

前日首止之會王世子下臨而鄭伯逃之今鄭伯乞盟亦以王人在會彼内屈而来服知前日之逃為罪是以自請預盟而不以為辱由桓公有以大服其心故耳前會書逃春秋所以誅鄭伯今而書乞春秋所以赦鄭伯然盟而書乞亦所以貶也賤鄭伯使不得

列於諸侯也此諸侯叛華即夷之始故屢書以見意

夏狄伐晋

齊晋匹也齊桓公以尊天子攘夷狄為已任德聲溥乎宇内諸侯小大俱至而晋獻詭諸自外於中國怙其强大滅虞虢而有其土此中國之失舉罪當討者也書狄伐晋著晋人有可伐之罪也以前後事而求聖人之意知其然耳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書夫人而不以姓氏立妾之辭也劉向釋之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大廟立之為夫人也三傳為說不同愚獨有取穀梁之說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莊公正妃哀姜以淫亂死于齊僖公尊其母為夫人以配其父違禮以卑其父也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所謂用不宜用致不宜致者是也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成風以文公四年薨春秋書夫人風氏

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之以夫人葬之舊史既以夫人書聖人於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為妾是以於此先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既致之於今日則聖人不容黜之於異日用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故愚於此義獨有取穀梁之說公羊謂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

為媵先致姜女脅公使用為嫡愚謂齊桓必有所不為楚人亦有所不受此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左氏以為致哀姜於廟夫哀姜者雖見殺於齊而固魯之夫人也僖公不忍於其嫡母欲違禮而祔之斯祔之矣何以致為謂僖公因哀姜之死而致其母為先君夫人則有之矣謂僖公禘而致哀姜則未必然也若夫仲子之例不與此同愚既於隱元年而辨之茲不重舉義又見文四年

夫人風氏薨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襄王立

據傳惠王以去年閏月崩襄王以子帶謀為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至是一年而後以訃於諸侯惠王固有以召亂而襄王之喪其親者其不能如禮乎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惠王崩一年乃發喪其一年中衣服飲食皆變常乎仍其吉乎縱曰以難故亦何必閲一年之久而後以赴之方國乎此殆有不可曉者襄王東周之令主其喪若是大本不立何以正天下無怪

周之自是愈衰而不可作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宋襄公立

此宋桓公也國無内難而不以葬書傳者謂襄公不當背殯出會不書葬譏其喪親不能如禮然晉襄公亦嘗墨衰絰以從戎而春秋不去文公之葬豈晉襄所就者大而宋襄可以不會而猶會歟公羊於宣元年大夫待放特發此義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

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有金革之事則墨衰絰而從戎謂已練而弁冕者時俗之變耳穀梁亦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公穀去古未遠猶於此而致意焉自是有書子而預盟會者有書爵而預盟會者書子為其猶知變其常書爵為其弁冕即吉書以絶之非與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幷見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魯女之未嫁者也穀梁曰内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為盛人知誦桓公之美而不知所以成就桓公之美者周襄王也周自東遷歷五王

卒皆闇弱不君惟襄王稍更憂患動心忍性可與有為故即位之始即命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孟子所稱載書五命之辭乃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襄王命冢宰以告于會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綱領宏大法度嚴正有王道氣象伯國君臣豈能及此故曰此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王以命之於會而齊桓公則代王言者也是時襄王始繼世

而書命之行於天下者如此充而上之宣王中興之業可以馴致惜也宰非其人不能奉宣王命反以私意娟疾霸功先歸遇晉侯沮其来會與首止之盟惠王語鄭伯使叛齊即晉楚者同意若宰孔者必王朝之小人子帶之逆儔使周室不競亂亡相尋者若人所為也○宰周公者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公羊曰天子之為政者也其説謂天官冢宰兼三公之事任尊職隆不當下為諸侯所會然周自東遷宰咺

宰渠以賵妾聘逆而出況此大會乃夷夏具瞻宰周公銜命而臨之不為細事出春秋無譏也學者觀葵丘五命則知宰周公之出春秋無譏○諸侯自為盟王人不與尊王也自是王人下預諸侯之盟皆有貶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此晉獻公也恣情縱慾遠道敗常殺嫡長樹庶孽以此召亂春秋特去其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穀之義善矣但奚與卓均不當得立而春秋於里克兩殺書法不同何哉蓋君臣之分未定以前則書曰殺殺篡立之公子耳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為弒矣春秋於奚齊之死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嘗求其故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死於踰諸既葬則君臣之分已定

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耳非臣民之所共戴奚其定使里克於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外長且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於卓已君父已葬之後而殺之則為弒矣劉原父謂里克嘗傅申生驪姬將廢大子使人飲克酒而告以其故克知之而不能諫成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克也故成其君臣

之名正其弑逆之罪吁罪在不救申生而加以弑卓之戮春秋其不然歟蓋既君之而又殺之此春秋所以明分而垂法似不必他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自滅衞滅邢以来浸以盛强與荆楚交為中國患今又滅溫溫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是以為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

矣而温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王之責乎桓公日以伐戎為事置狄弗問豈非霸業之衰乎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弒義已見里克殺奚齊

春秋錄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昬為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曽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錄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觀公羊子之義而有取焉公羊於孔父曰可謂義

形于色矣於仇牧曰可謂不畏强禦矣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葢荀息之死以為合乎義則未也然其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莊三十年書齊人伐山戎貶也此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襃之乎曰否有書爵而非襃者矣齊為盟主伸霸討於夷狄乃與許男微國共為此行此自為逐利之計耳狄自比歳洊為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以温為滅無忌甚矣齊桓置不問而遠伐北戎捨王畿之近寇而為伐戎之遠役此自為逐利計非為中國計故不與其伐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著其私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夷吾入

穀梁曰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故殺之不以其罪愚謂里克之殺奚齊也春秋不坐以弒君之罪書曰殺其君之子為其因衆怒而殺之君臣之分未定故也克於是時當率諸大夫迎文公而立之則高國之納齊桓不是過也今既不能然乃聽荀息立卓子而又殺之居於

位使夷吾之入葢將恃二弑以市寵於新君乃卒死於夷吾之手故春秋於其後弑而正其君臣之分為其既君之而復殺之耳雖然里克之弑視宋督公子翬襄仲之為弑有不得同而奚卓之為君亦與宋殤魯閔子赤異是以春秋不以討賊書稱國以殺穀梁所謂殺之不以其罪者是也自奚卓之弑至里平之死春秋於晉之君臣父子咸有責焉耳

附見夷吾之入春秋不書為其以弟而先兄也且

入而不能君喪師亡身幾至失國是以畧其入而不書至獲於秦乃書獲晉侯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時也冬而大雨雪異也此槩三冬而言故不著月雨雪而以大書必傷人敗物異乎常歲不得不書耳傳者謂周正之冬為夏正之秋此變易四時而求合乎周正者十二月次猶可以巳私而紊四時之

春夏秋冬斷斷乎其不可紊今之秋猶古之秋也八九月閒縱或雨雪必無連月大雪之理以是而觀益知春秋用夏時無可疑者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始謀納文公者里克丕鄭也里克既死丕豈能獨存夷吾之殺之亦為其私耳夷吾始入而殺二大夫里克猶有罪至於丕鄭之殺是謂濫刑左氏謂秦伯使人召呂郤冀芮晉疑丕鄭與之有謀殺之以及七輿

大夫夷吾忌克少恩一朝殺兩大夫併及其黨専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凡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權衡輕重之所在也至於殺直諫殺有功殺無罪殺人不以其罪又當隨事而見不可以稱國稱人之故而强求其功罪之所在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之始霸也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實在于是齊襄衛宣

汙染之習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下之會霸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今往會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馳於通道大都非所謂寧也霸者一舉動諸夏之所視儀可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禚會祝享同所以垂戒于後

秋八月大雩大雩義已見桓五年

凡書雩皆旱而禱也旱而禱必書以見人君之憂民

也或曰旱而禱亦有益於旱歟曰成湯桑林之禱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耳一理耳理行而氣從之有感斯有應謂之無益不可蓋所謂禱者以我之誠而格物理之應誠有未至則感有未孚誠與感非外求者也豈惟旱禱為然凡理之所在氣即應之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聖賢道學之功用亦不過理行而氣從之耳若謂禱為無益旱而雩如以見憂民之心則雩也特具文應故事而講之奚若勿講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穀梁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黄逺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嗟夫管仲之慮患為逺矣方江黄之始来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逺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

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黄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黄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自冬徂夏歴三時之久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黄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貫澤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霸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併見下 狄侵鄭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案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王事為重而杞次之左氏從文之便先杞而後王則桓公之美不見矣蓋揚拒泉皐伊雒諸戎自十一年夏為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子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為鹹之會謀王室而致

諸侯之戍是秋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則是會也

所以勤王故齊侯以下皆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曰

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桓

德衰矣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徐莒脅之也杞不聞

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杞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但桓公城三小國均為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者有譏焉耳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丘衛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意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案左氏鄫季姬来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来朝乃已嫁之女来寧見止既而與其夫遇使之来朝因是季姬復歸于鄫公羊以為僖公鍾愛厥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而遂以妻之如左氏則季姬乃歸寧之婦如公羊則季姬乃淫佚失行之女二說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以書法而觀則始嫁也魯女為文姜所染疾驅於通道大都自鬻以求婚僖公號賢君略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

乎此春秋書及書遇書使来朝而季姬之惡狀見矣

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鹿沙鹿者山名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為其為異駭常關乎中國之廢興存亡故也或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不繫之於晉義亦通

狄侵鄭

桓公既存邢衛雖未能大懲創于衆狄狄知懼矣及狄人滅温憑陵畿輔桓志已怠不復加詰彼益無所憚前年侵衛今又放兵直出汜虎牢之間幾與楚合此豈小變而桓公年邁德衰管子又死無有能為中國深長思者矣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或曰狄侵衛侵鄭楚滅黄齊莫之救徐未嘗預會盟今楚伐之而齊亟合諸侯以救之何哉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之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前日齊桓伐楚先侵蔡楚之有蔡猶齊之有徐使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是以齊桓急合諸侯以赴之又别出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其為徐也甚切亦自為計耳然以救

而出師春秋善之故皆書爵或曰救徐急矣而次于匡奈何曰豈惟次抑為之盟而後敢進蓋齊桓霸業至是已衰桓之志既怠而諸侯之心亦不能皆協臨敵而為之盟疑之而盟之也既盟而進復次于匡未敢遽前乃使大夫帥師以往是役也其不為楚乗者幾希然桓公不善戰而長於計救邢救許皆以虚聲聳動敵人使之自退今救徐也以疑畏之兵當方張之寇會于牡盟于牡進而復次示人以不可測故楚

師雖盛亦復疑畏而不敢前徐得以無事婁林之敗亦偏敗耳於徐無傷則亦救之功也曰春秋其無譏乎曰春秋雖爵之而書盟書次而後書救君不進而使大夫帥師師以前抑亦見志不能帥氣上下偷惰不為楚乘者幸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義見鄫子來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畀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左氏以夷伯為展氏之祖父有隱慝焉為雷所震公羊以為季氏之孚孚微者愚謂此時季

氏始為政於魯其微者不應遽僭大夫之廟三說中

穀左為長

冬宋人伐曹

自桓公之霸諸夏之以兵擅相加者鮮矣至是宋襄

伐曹左傳以為脩舊怨以莊十四年宋背北杏之會

齊帥諸侯伐之曹預伐以此為怨此乃霸國之討咎

不在曹何怨之可言桓公志怠宋見間而起愚於此

知宋襄之為人外靜内躁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

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于此春秋所譏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初年猶未狄徐至此以後徐以號舉為公羊之學者以徐滅杞為滅先代之後是故狄之然杞未嘗滅也十七年徐與齊皆書人公羊所載尤疑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愚謂

此秦伯伐晉也春秋不書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罪晉也春秋之法中國與四夷交兵辨内外之分齊桓伐楚是也諸侯大國以其私怨交兵明曲直之理則秦晉今日之戰是也惠公因秦人之力而得返其國許賂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穆不以為怨及其饑而輸之粟則秦為直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則秦又直矣秦直而晉曲則兵端在晉是以不書秦伯伐晉夫戰猶訟也春秋書

法則聽訟之筆而曲直之權衡也或曰訟有曲直而二君皆爵何耶曰有書爵以爲褒者有書爵以爲貶者晉侯及秦伯戰言二君自以其私怨而戰非爲中國而戰也書獲晉侯曲在晉也或曰楚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不與夷狄獲中國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滅曹以曹伯陽歸不書獲不與諸侯相爲獲也今秦獲晉侯惠固有以自取責之無乃太重乎曰此不惟著晉惠背德棄義敗國殄民之罪亦以彰秦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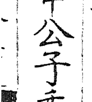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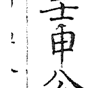
来歸君之美晉之負秦甚矣秦猶歸其君此秦穆所
以為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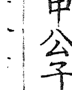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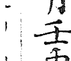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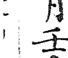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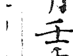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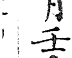
三傳為說不同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
飛過宋都風也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諸侯强僭
王國微弱天之隕星所以示警戒於强國使知率德
改行尊事天子五者其數也不必强求其說前子此

常星不見星隕而雨星至地而沒也今則隕而為石其象見矣警戒之道至矣風者自上而下人君號令風化之及于天下者皆風也今而水鳥陰類逆風而行此强國四夷不禀王化之象異雖見於宋不専為宋而示異宋爵為公在諸夏為最長天示譴于諸侯故災見於宋警宋則以警諸夏與常星不見星隕而雨同其咎證天之眷周未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炫謂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世為卿也胡氏從之愚謂生而賜氏者華督也彼自以弒君罪大賂諸侯求生立華氏若季友者魯之純臣何嫌何疑求生立季氏乎若曰求世其卿則當時侯國卿大夫有不待賜氏而莫不皆世為卿矣乃若公子遂之書仲遂以弒君故討而去其族不得與季友同也二君雖各以私意厚於二臣而春秋錄善誅姦之筆則有衮斧之異豈容比而

同之乎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嘉之也是時魯國純臣惟一季友故書以美之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為魯國無窮之患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襃貶抑揚義各有在不容以槩觀也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左氏以為謀鄫又曰城鄫不果杜注淮夷病鄫也桓公霸業至是衰矣然猶為淮之會者所以備楚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為限淮以外皆楚之與國長江之險則楚人所有也故於是而會淮必不專為鄫故或又以為是役也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及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公穀以為滅項齊人滅之謂齊人及徐伐英而遂滅項耳案左傳滅項者魯也公在會齊人以是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非齊事也或曰內滅國書取不書滅取鄟取邿是也此何以書滅曰据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此魯之執政者所為非出公意是以不為公諱所以著强臣擅興之罪而垂履霜之戒是時季友初死行父繼秉政擅興兵滅國者非行

父而誰由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以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郛莒叛人每乗公出而肆其無忌行父滅項實有以啓之耳有國家者視此當知所戒春秋特於滅項而發其義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為滅項故齊侯止公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至是

乃得歸書至云者危公之不得歸也愚謂僖公賢君也然以私恩厚於季氏友死未幾嗣子間公之出擅興兵滅國陷其君於危地而弗之恤也公既免魯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於彊家僖公豈得而辭其責嗟夫始之不忍治而遂至於不可治魯季衛孫齊田晉韓魏趙皆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或曰子謂伯者霸也古者二伯任斡方之寄周召嘗

分陜矣何以不言霸齊桓晉文乃言霸何邪曰周公召公王者之佐純乎王道不雜之以他術也且是時天子威令行於諸侯周召雖居二伯之位舉其常職而已及周之東遷歷平桓迨惠襄王綱盡弛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假王命而施霸政時使之然耳而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義矣而不能純乎義烏可與王者之佐同日語乎且以齊桓之行事而言

存三亡國近乎仁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何有於仁會單伯宰周公翼王近乎義也而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以一兵勤王受命伐衛則取賂而亟返何有於義哀姜以淫預弒誅之公也而聲姜復為陽穀之會暱于私而不能禁徐許被兵卒諸侯往救信也黄被兵歷三時之久而坐視其滅而不問信安在乎是謂純疵相半伯所以異於王也然自齊桓之霸諸侯始復尊周臣弒君下篡上强併弱與諸侯之黨篡輔逆者

自是始知所戢四夷之大如楚如狄其先皆有憑陵中國之心及桓之興震之以威武御之以長算莫不有所憚而不敢肆而其行事紆徐不迫當戰而不輕於戰當伐而不輕於伐當會而會諸小國之至不至不深加責也而其事功之著於當世者尊王也攘楚也晉文則踵其行事而俱以霸稱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南軒張子釋之曰假仁義者未有能久之者

也使其假之而能久久之而能不歸孰曰非其有乎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深得孟子與人為善之意自桓文歿未有能繼之者降而戰國春秋所弗紀也降而秦則尤為大無道者也豈惟王風頓邈而霸者之行事不復可見矣漢宣帝自謂漢家行事本以王霸道雜之烏乎若宣帝者吾見其不足於霸又何王之有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魚輦切齊師敗績狄救齊

公羊曰曷為不使齊主戰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案左傳齊桓公無嫡子有庶子六人無虧者長衛姬之子昭者鄭姬之子桓公中歳與管仲共謀立昭為世子且屬之宋襄以為外援世子之位定矣桓公死豎刁易牙因内寵殺羣吏而立無虧世子昭奔

宋宋襄為之出師納昭以嘗受託孤之寄也劉氏胡氏以宋襄為奪少奪長故春秋書及書救以責之立論固為据正然以當時之事而言君與大臣既樹太子於無事之時而宦官嬖人擅廢置於倉猝之頃無乃非所當立乎且如魯隱公者繼室之子長且賢當立而立者也程子胡氏猶以為不承國於父而疵其非正今無虧之為長非若魯隱之明著為國人大夫之所共推而昭者實厥父謀之大臣屬之鄰國以為

太子非若魯惠有意立而未立之比以為宋襄不當為昭出師則豎刁易牙所立者遂居君位而太子廢矣可乎不可且是時齊諸大夫猶有高國等輩預聞政事若謂昭不當立㧞無虧而立之猶諸大夫之立君也今也大臣無異辭内豎忽生變則無虧者黨於易豎者也桓公管仲之不以為嗣豈無故宋襄之受託出師未為不義謂春秋深責宋襄愚竊未以為然也論者每以及戰為襃貶予奪之所在率變亂事理

以從之夫所謂及戰云者或以分主客或以別先後
師之曲直初不在是又謂師救齊狄救齊者善此之
救以貶彼之伐愚竊猶有疑也城濮之戰晉文公救
宋而不書救楚人救衛而書救謂春秋善楚人之救
衛不與文公以救宋可乎而況齊魯本仇讎之國前
日莊公為仇國納糾春秋深不與之今僖公復出師
定無虧之位是豈春秋之所與書師救齊不與魯以
救齊也狄者齊桓公終身之所攘却今以救齊為名

突如其来蓋易豎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為義而赴人之急乎以救為善而知伐之不善拘而不可通者也愚非苟求異於前輩也蓋無虧之為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豎刁易牙所立者為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為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季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為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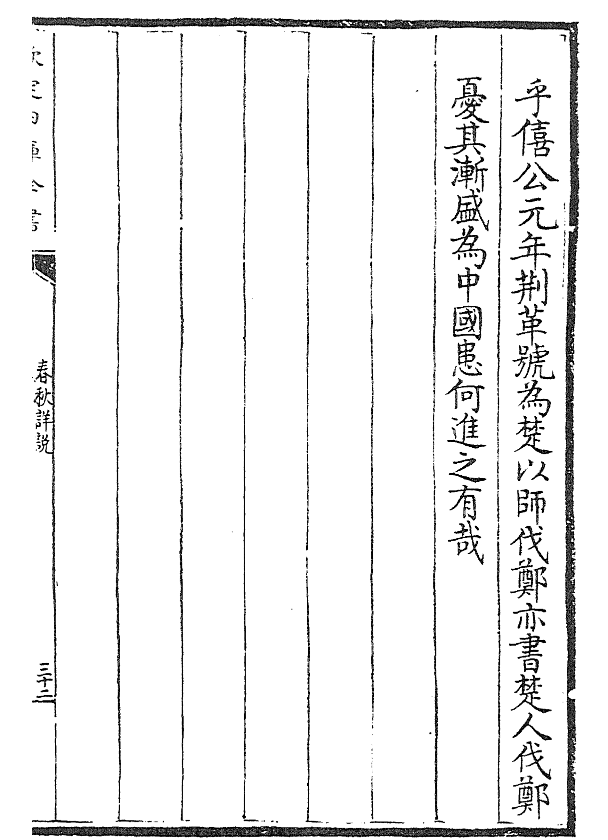
事而無感或曰齊桓之入子糾之死春秋書之令昭之入無虧之死春秋皆不書何歟曰桓公之入子糾之死是有關係不容不書若無虧者易暨所擁立非所當立昭雖君齊庸愚罔所知桓公霸業隳於是無足録者奚其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人

穀梁以為善狄之救齊而進之果善之何不於救齊

之際而善之今乃於伐衛而進之葢穀梁不深考當時之事謂宋襄伐喪以圖霸故其說如此夫宋衛曹皆齊桓平日之所厚者世子為二豎所擯為之伐之所以報桓之惠今謂三國報惠為伐喪謂邢狄猶夏為救齊愚不喻其說葢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狄甞滅邢邢與狄為仇國今乃比而伐衛義理之心無復存者邢亦一狄也春秋以邢儕狄正所以狄邢而謂之進狄害義豈不甚



乎僖公元年荆革號為楚以師伐鄭亦書楚人伐鄭
憂其漸盛為中國患何進之有哉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